



論語徵集覽

一

□ 12  
3066  
1



3066  
1-20

文 化 壬 申 再 校

源 賴 寬 輯 觀 濤 閣 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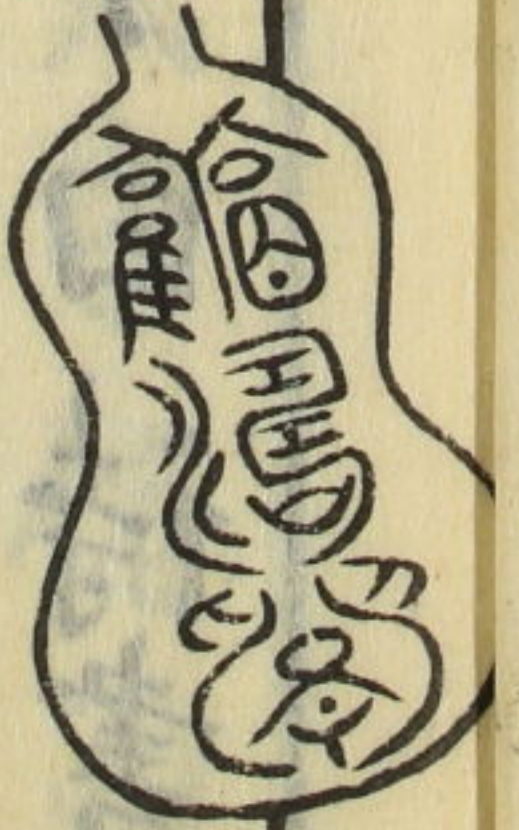
# 論語徵集覽

服 元 喬 閱

崇 文 堂 發 行



論語徵集覽序



守山侯好學也昔嘗攝及物先生立  
業之日庶幾既切無何先生逝矣則  
恨不相見然前此侯乃既聞故平  
文莊成物子學聘召以為客似厚禮  
早已謹聽其業而無何文莊亦逝矣  
然侯之恒德其業之所庶幾篤好

見

不逾歷年益脩矣乃謂物先生經義  
遺書厥已所成無先乎二辨論語微  
焉於是取論微專乃攻脩有年精覈  
之極遂復比附諸家集而覽焉 侯  
之琢磨之功蓋自脩也然亦因此遂  
俾人切磋其業則可謂道學也夫惟  
物先生立業也嘗謂二三子曰詩書

雖缺孔子所折中可知而夫子信而  
好古所為其徒誥者蓋亦述先王四  
洲而已未嘗別有所作而其粹焉者  
魯論是已故不律先王之道而作其  
說者非孔子之遺也奈何諸注家倍  
徑任意大義由此多違而古之道不  
明然說者楮謂其持之有故其言之

成理猶且至於疾而不通則時亦加  
釀求售已意君子盖有所擬焉暗乎  
辭俾人無由得開內焉此焉不辨先  
王孔子之道幾乎荒矣是作微之諸  
古物先生專獨所發揮也而其所以  
本文不具及諸注取舍古言微否率  
皆略發其緒不必規之焉盡言者因

且以為夫既專微古耳學之法無與  
焉夫唯萬學之士名比熟覽諸家博  
涉古今其素業乃尔而後聚訟之餘  
蓄疑已多乃復取決於此則庶亦知  
吾說有微尔是微之所以片言折之  
也雖然跋而望矣不如於高之博見  
也而初學後生及此鮮矣其勢雖輯

不博不廣見端不如見本分本分而  
理理之具前仰也效門室之辨混然  
曾不能決也俄而粲然白黑矣達者  
尚為愉快而况初學後生率亦因此  
切磋就業則激之有功于學者 侯  
之所以廣業非獨為好物先生所立  
焉而已是之謂道學也蓋 侯為茲

厚於後世云高既與社盟文莊逝後  
乃得見 侯時之復有見問而愈見  
侯之為好不渝歷年益脩矣今茲集  
覽之業既成書矣凡二十一卷 侯  
乃命侍史為對反覆校讐而鐫於焉  
復命高俾序其由而名具 侯之所  
例矣若夫宏才博覽園囿六藝場圃

古籍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深造之功。所適乃逢其源者。其在其人與。其在其人與。寬延庚午春正月。

平安服元高謹序



論語徵題言

孔子生於周末。不得其位。退與門人脩先王之道。論而定之。學者錄而傳之。六經傳與記是已。其緒言無所繫屬者。輯為此書。謂之語者。裁然耳。蓋七十子之後。諸家所傳。不無附益。獨此至為醇真。故學者尊之。比諸六經。迨漢代立之學官。崇聖人之言也。後世先王之道弗明。

觀海閣 題言  
豪傑士厚自封殖。以聖知自處。遂至於以六經爲先王。敝迹。獨潛心斯書。然學不師古。非孔子之心矣。廼敖然自取。諸其心以爲解者。自韓愈而下。數百千家。愈繁愈雜。愈精愈舛。皆坐不師古故也。余學古文辭十年。稍稍知有古言。古言明而後古義定。先王之道可得而言已。獨悲夫中華聖人之邦。更千有餘歲之

久。儒者何限。尚且嘒嘒然事堅白之辨。而不識孔子所傳爲何道也。况吾東方乎。孟子有言曰。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豈謂今之時與。是以妄不自揣。敬述其所知。其所不知者。蓋闕如也。有故有義。有所指擿。皆徵諸古言。故合命之曰論語徵。

物茂卿





一諸家註例有折章插入因承本文就明其義者各據所見既不可一今此章載不斷諸註亦已連緝各段分家而已古註某曰某曰之類仍舊雖煩不可刪去藤氏古義釋文註論大小上下分例殊繁諸若是類一切畫隔之而已既是連綴難依例看或有文若無所承者讀者乃各配本自有辨焉本有圈者姑存從舊

一朱註本有音義今不收藏即有一二須音義者其一裁已具徵中

一物先生胸中已藏六經百家故諸引徵言時亦隨

意所記不必每言搜究今其篇題不具者略舉其端標揭上頭聊便考索一二而已後之書頗涉指擿若可備證者偶且所見從而標出亦未始求全予已集此以備要覽因命侍史刊藏焉既以為己冀亦為人

論語徵集覽卷之二  
 子路問政子曰先其德而后刑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  
 子夏問政子曰百工居治以成  
 子游問政子曰先其德而后刑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事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  
 子夏問政子曰百工居治以成  
 子游問政子曰先其德而后刑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事



論語徵集覽卷之一

子路問政子曰先其德而后刑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  
 子夏問政子曰百工居治以成  
 子游問政子曰先其德而后刑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事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  
 子夏問政子曰百工居治以成  
 子游問政子曰先其德而后刑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事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  
 子夏問政子曰百工居治以成  
 子游問政子曰先其德而后刑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事

史記孔子世家贊曰自天子王

見壽問

集覽卷之二

一

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藝文志曰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

乞言合語禮記文王世子請事斯語顏淵篇程子曰見集註序說

謂乎。如論人論官論罪古皆謂論而定之也。非徒論辨也。漢書藝文志謂弟子論撰孔子之語。猶為不失古言。廼論屬之弟子。其意謂如尚書之尚也。則國語家語何別。齊論魯論何謬。且訓語為言。非古矣。古者大學有乞言合語。周官大司樂有樂語。凡言之可以為教者。皆謂之語。如語云及請事斯語之類。可見已。故曰。謂之語者。裁然耳。

七十子所錄。人人殊矣。散之四方。人為篇而篇無統也。命篇無意義。以此。程子曰。成於有

子曾子門人。故唯二子以子稱。何廼遺閔冉。且也子思作中庸。字其祖。子何必優於字乎。大氏其族有為大夫者。則子歸之。其它否。烏知子貢子路游夏之儔。其族不有為大夫者乎。又如何註所引。孔曰馬曰王曰古本皆具其姓名。作孔安國曰馬融曰王肅曰而晏父名咸。故於包咸獨去其名。辟諱也。至於邢昺正義。廼始盡去其名。從省也。朱子不睹古本。妄謂不名先儒禮也。於是乎尹焞游酢謝良佐屬悉氏而不名。又從而為之階級。子程

張而氏諸儒自此之後。大全諸書奉以為金科玉條。不敢違。遂使讀者茫乎不能識其為誰某也。殊不知君前臣名。其於父與師亦爾。解經諸儒。具其姓名。禮當然也。且功罪有歸。謬誤可替。義當然也。予嘗謂朱子不知而作者。豈不然乎。

魯論二十篇。齊論二十二篇。古論二十一篇。其傳於後者尚爾。况論語未成之時乎。其篇有并析者。可知也。祇其書以知命君子終始。及鄉黨終上論。堯曰終下論。群弟子之言附

後。蒐輯者之條理之也。蓋上論成於琴張。而下論成於原思。故二子獨稱名。其不成於他人之手者。審矣。

矢口之與涉筆。有間也。論語者聖人之言。而門人之辭也。謂之聖人之文者。惑矣。門人一時以意錄之。以備忽忘焉耳。豈有意傳之後世哉。且烏知其錄時之意乎。且論語猶詩邪。詩有序而論語無序。何以識孔子所以言之乎。曾點之舞雩。如脉諸畫。樊遲則否。廼錄者之工拙殊也。凡謂論語精誤者。其說至於邦

曾點舞雩先進  
篇  
樊遲從遊於舞  
雩見顏淵篇  
邦君之妻季氏

君之妻曰小君而窮矣。且先王之道禮樂焉耳。而孔氏多言其義。禮樂殘缺。論語廼有不可解者矣。論語無所不備。孔子之言。人不欲學孔子所學。而欲學孔子。是工人不由規矩準繩。而學般倅也。其意謂欲學孔子。宜無若論語。聖人之言行具是。而其意猶有所不足也。則以史記世家補之。噫。是惡足盡孔子哉。孔子不得其位。不行其道於天下。以匹夫終其身。故其所言所行。止於若是焉。夫舜耕歷山。陶河濱。而人化之。是其德為爾。何

內聖外王見莊子天下篇

以睹其道乎。苟有其德。則舉而措諸事業。是莊周內聖外王之說也。道者率性自然。而人皆有之。故聖人不假學。是宋儒以後之失也。其究必至於廢六經而極矣。孰謂仁齋先生殊於宋儒也。然則論語不足讀邪。曰否也。工人既傳其規矩。而後與般倅處。其益豈小小乎。是歷山雷澤之間。亦足以窺其百揆之時哉。要之聖人之道大矣。苦學者所見之小焉耳。

學而第一

好學自稱見公  
治長篇

學而不厭見述  
而篇

此為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  
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

**徵**孔子未免身為匹夫五十而知天命然後

脩先王之道傳諸人以儒自處以好學自稱

其恒言曰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如學而時習

之亦以勸人是雖未足以盡聖人亦足以繫

孔子故以居首蒐輯者之意也荀子首勸學

蓋本諸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

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古馬融曰子者男子之通稱謂孔子也王肅曰時  
者學者以時誦習之誦習以時學無廢業所以為

說憚包氏曰同門曰朋愠怒  
也凡人有所不知君子不怒

新學之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  
以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

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說喜意也既學而  
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

能已矣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  
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

我故說謝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  
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

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又  
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愠含怒意君子成德之

名尹氏曰學在已知不知在人何愠之有程子曰  
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愚謂及

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無愠者逆而難故惟成  
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由學之正習之熟說

之深而己焉耳○程子曰樂由  
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

古義學做也覺也考諸古訓驗之見聞在所設法  
而覺悟也習溫習也說悅同喜也言既學矣而時

時溫習則智開道明猶大寐頓覺跛者忽起而有不堪其悅者矣蓋道之浩浩唯學得以盡之而非習則亦不能造其極故聖人以學為貴而習為要也朋同類也其學足以被乎遠則君子善與人同之志得遂而足以見我德之不孤何樂如之愠怒也君子成德之稱言德備於己則富貴爵祿致譽得喪一切無所動乎其中故雖人不知而輕賤之毫無所怒學之至也蓋其道愈大則識之者愈少是君子之所以不愠也此夫子自言其意中之事以勸勉人而言適其心則悅遂其願則樂皆人情之所同然而人未知誠悅樂也君子者人之所仰慕而人未知誠君子也故學而時習則所得且熟是為誠悅矣有朋自遠方來則善與人同是為誠樂矣而至於上不怨天下不尤人無入而不自得焉則不啻免為鄉人是為誠君子矣而朋來之樂不愠之君子皆由學而得焉則學之為功不其大乎夫子所以為天地之道為生民建極為萬世開大平者亦學之功也故論語以學之一字為一部開首而門人以此章置諸一書之首蓋一部小論語云

**徵**子為男子美稱亦為大夫之稱古者天子世嗣

諸侯世嗣大夫不世爵士不世官四十而仕為士五十而爵為大夫七十致仕是德立而爵從以大夫為其至者非若秦漢以後士生願封侯以官至三公為分所當得者比矣是稱子之義也子必有父人無不有父者不德為不肖為不肖其父也學成德而爵為大夫亦為肖其父也故德莫美於克子古之義也論語稱孔子去姓如春秋公魯侯內辭也

學農圃學射御亦皆言學而單言學者學先王之

易蒙九二曰子克家

見壽月

身賢者之一

六

王制

春誦禮記文王

道也。學先王之道。自有先王之教。傳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是也。習者。肄其業也。時習之。王肅曰。以時誦習之。傳曰。春誦夏絃。秋學禮。冬讀書。其習之亦如之。以身處先王之教也。說者。心深受而有所愛慕也。蓋先王之道。善美所會萃。天下莫尚焉。而其教法。順陰陽之宜。以將息之。假以歲月而長養之。學者優游於其中。久與之化。德日以進。辟諸時雨之化。大者大生。小者小生。豈非可悅之事乎。朋黨類。謂從我游者也。樂謂樂其在我者而不復它求也。學成而孚於人。遠

文王之詩詩大雅文王有聲

方士亦有來從我游者。我教而育之。亦以在我者。已是其可樂之至。豈復有所慊而它求乎。凡天下之樂。皆在富貴。而貧賤之樂。其大而可皆能者。唯是已。故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文王之詩。而孔子廼足當之矣。人不知。謂不見用於世也。愠。謂心有所拂鬱也。蓋愠鬱一音之轉。不必訓怒。君子治民者之稱。包大夫以上。雖在下。其德足以長民。亦謂之君子也。士學先王之道。以成德。將以用於世。然人不知而不我用也。其心豈莫所拂鬱乎。為下者之情為然。然亦有命焉。行先王之道於世。



命也。傳先王之道於人。命也。唯命不同。於是時教學以爲事。藉以忘憂。其心莫有所怫鬱。豈不以爲君子之人乎。不亦乎者。贊辭贊學習之道。可悅可樂。亦可以爲君子也。蓋先王之道。敬天爲本。禮樂刑政。皆奉天命以行之。故知命安分。爲君子之事矣。中庸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易文言曰。不見是而無悶。龍德而隱者也。是聖人而充君子之德。莫所待而不愠。廼舜泰伯足以當之。非凡人所能及者。大氏孔門之教。不以凡人所不及者強之。故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

發憤忘食迷而

學而不厭已見

又曰。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皆孔子自言以勸人者。與斯章之義正相發也。悅則不厭。樂則不倦。優游以卒歲。富貴於我。如浮雲。皆以是物信哉。朱子以效訓學。是字學家釋名之說。謂聲音之道。展轉相因。效轉爲學。故學亦有效意耳。然效學一分。效自效。學自學。豈可混乎。且學字本不須訓詁。其義自明。朱氏所以引效字纏繞立說者。坐誤讀中庸孟子。妄求爲聖人故耳。夫聖人聰明睿知之德。受諸天。豈可學而至諸。何況效乎。先王四術。詩書禮樂。辟如化工生花。學以成德。德以性殊。立言

默而識之述而

孟子先覺見萬

論語先覺見憲

制行亦人人殊。何必效為宋儒非剪絲之花則里  
 婦效鬢西施。可謂陋矣。又如訓覺。是其一旦豁然  
 貫通之說。聖人之道所無。蓋先王之教。習之久。與  
 之化。德成而知明。莫有所容力。故曰默而識之。何  
 有於我哉。宋儒主理貴知。欲先明其理而後踐之。  
 故有其格物之說。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有何  
 窮盡。故又立一旦豁然之說。以濟之。辟諸不享大  
 牢。欲知其味。豈非妄乎。老佛以天下之人為迷迷  
 斯有悟。聖人之道豈有是哉。孟子先覺後覺。訓正  
 徵諸本文可見已。論語先覺。謂覺人之詐偽耳。豈

語學哉。人性本善。亦原於孟子。而孔子所不言。孟  
 子亦有所為而言之。且其所謂性。迺宋儒氣質善  
 亦大槩言之。宋儒性。如佛氏性相之性。大失古言  
 其所謂善。亦以至者言之。遂加一本字。而有復初  
 之說。然赤子無聖人之德。其可言者理耳。故又曰  
 性即理也。是宋儒取諸其臆。妄作者。昭昭乎明矣  
 哉。又如仁齋以誓古補偏為學問之功者。亦誤讀  
 中庸而謂道不疾聖人而有之故也。果其說之是  
 邪。孔子奚學為。習訓重習。亦為纏繞覺習固有重  
 複之義。然重複豈能盡學習之義乎。時習之。既以

悅字推類共見孟子

皇侃義疏曰悅之與樂俱是惟

為時時重習。又以為無時不習。朱子解經可謂無特操者已。時時重習。僅為童子受句讀者事。無時不習。則天子諸侯之禮。宗廟軍旅冠昏喪祭。皆不可得而習之矣。故唯坐如尸立如齋。可見其說之窮已。說訓喜意殊為不知字義。喜與怒對。悅則不然。聲色之悅耳目。芻豢之悅口。理義之悅心。王聞之大悅。怫然不悅。人皆悅服之類。豈特喜意乎。心與理淡洽則喜。宋儒誠枯單哉。悅固在心。然何必求諸心也。樂主發散在外。緣朋來造是無用之解。其謬昉於皇侃。殊不知凡言樂者。皆樂在我者而

欣在心常等而貌迹有殊悅則心多貌少樂則心貌俱多所以然者向得講習在我自得於懷抱故心多曰悅今朋友講說義味相交德音往復形影在外故心貌俱多曰樂也家語辨樂解曰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莫我知也夫憲問篇

不須它求之義。悅樂之分。悅者道尚在彼而我學之。樂者道已在我而我教人。豈不明白乎。愠訓含怒意。亦至於南風解愠而窮矣。且人不知而怒。雖非君子。亦無是事。至於樂與不愠。為所遇境有順逆者。則其謬甚矣。人不知本謂在上之人不知其有長民之德。治邦之才耳。如莫我知也夫。豈為七十子不知夫子乎。故朋來之樂。亦人不知之事。廼以教育英才自樂。而雖人不知亦不愠耳。是儒者之事。足以當君子之德。故曰不亦君子乎。朱子以講道授徒為大小大事。以朋來為順境。以生徒零落



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為仁以孝弟為本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或問孝弟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

**古義**有子孔子弟子名若犯上謂于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亂謂逆理亂常之事也言孝弟之人在上之人學問自不為不善也蓋明孝弟為本然之善也務專力也本猶根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生不已也孝弟者其至於仁之本歟故為仁者以孝弟為本則仁道充大而足以保四海也此章總贊孝弟之為至德也蓋其為人也孝弟者其性之最美而近道者也則其心無犯上作亂之事可知矣此則進德作聖之基本而可以及至於仁矣仁者道也孝弟者其本也苟自此本而充之則所謂道者生生不已猶有源之水導之而放于四海有根之木培之則可以參天故曰孝

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可知道云者乃指仁也而孝弟其根本也編者以此置諸首章之次蓋明孝弟乃學問之本根也由此而論曰仁者天下之道而人之所不可不由焉而行者也而循其本則人生之善具此四端苟知擴而充之則可以至於仁矣故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又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又曰親親仁也無他達之天下也有子以孝弟為仁之本其言相符蓋孟子祖述之也先儒之說以為仁義者人性所具之理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若如其說則仁體而為本孝弟用而為末於是與有子之言似相牴牾故曰為仁以孝弟為本論性以仁為孝弟之本然既曰其為人也孝弟又曰本立而道生則其以孝弟為仁之本可知矣然則孟子以仁義為固仁者何也蓋謂人之性善故以仁義為其性也此以仁義名性也非直以仁義為人性也毫釐千里之謬正在于此不容不辨焉

**徵**為仁於天下以教孝弟為先宗廟之禮所以教

孝也。養老之禮。所以教弟也。孝弟化行。民俗和順。天下自然治。而後世不知其意。以為迂濶。故有子語其義也。言觀於孝弟之人。不好犯上作亂之事。可以見其效弗差焉。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蓋古語。有子引之。有本有末。莫非道也。君子務本。有司務末。所職殊也。在上之人所統大。而力有不周也。本立而道之行於彼者。自然而然。有非吾之所使者。辟諸草木之生。勃勃乎。莫之能禦。故曰道生我。教孝弟。未嘗教忠。未嘗教敬。未嘗教和。未嘗教順。而忠敬和順。自然生於彼。先王之知其要也。

周書泰誓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仁義禮智。出孟。子詳于公孫丑。上篇告子上篇。又盡心上篇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禮記禮運曰。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會之。五行之秀。氣也。鄭註曰。言人兼此氣性。純也。正義曰。人感五行。秀異之氣。故有仁義禮智。信是五行之秀。氣也。漢書董仲舒曰。夫仁義禮智。信

朱子曰。仁者愛之理。心之德。夫善惡皆在心。何德非心之德。何唯仁哉。愛之理。廼其理氣之說。蓋五常出周書。不知其解。仁義禮智出孟子。謂根於性。而不謂性。謂之性者。自漢儒始。配之五行者。亦自漢儒始。然漢儒之性。廼宋儒之氣質。初無理氣之說。理氣之說。自茂叔始。若唯據性理也。則性中何無孝弟也。程子深泥五行。其意謂生之初。唯有五氣。五氣之理。仁義禮智。故曰曷嘗有孝弟來。仁齋先生又以本為本根。而言可由孝弟以成仁德也。是誤讀孟子之失已。先王之道。仁自仁。孝弟自孝。

見書

禮記卷之二

十一

五常之道又東平王傳曰夫人之性皆有五常  
 茂叔始作大極圖說及通書一  
 程受之遂立性理義  
 仲虺之誥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  
 左傳信二十七  
 年曰詩書義之府也  
 禮記禮運曰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  
 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

弟豈可混乎。蓋仁智德也。禮者先王之禮。義者先王之義。禮以制心。義以制事。皆道也。王道亡而師道興。古者禮樂以成德。於是略禮樂而急脩身。故采其要領者以教人。是仁義禮智之名所以立也。其在思孟之際乎。故其所謂禮。專指曲禮言之。後世諸先生皆不晰淵源所委。一宗漢儒。其所不通者。以臆斷之。所以謬也。  
 仁知並言。德也。仁義並言。道也。道存六經。詩書者義之府也。禮皆有其義。春秋之義。孔子竊取之。易唯時之義。故六經莫非義。孰為仁。孰非仁。仁蓋統

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其餘禮之義。散見禮記。孟子離婁篇曰。魯之春秋。其事則齊桓晉文。其大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易彖傳曰。時之義大矣哉。  
 子張問仁。見陽貨篇。  
 顏淵問仁。見顏淵篇。  
 苟志於仁矣。見里仁篇。

其大者也。唯賢者能識其大者。學者所難也。仁難言。以此然先王之道。安天下之道也。六經孰非安天下之道。故仁以安天下。解之。庶其不差矣。子張問仁。子曰。行五者於天下。顏淵問仁。子曰。天下歸仁。如有若之言。亦謂為安天下也。不好犯上。不好作亂。豈學者自治之事哉。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果若後儒之說。則有若可謂言不知倫已。大氏先王之道。必有事焉。禮樂是也。故論語多語禮樂之義者矣。後儒不知外禮樂而唯義理是視。此章之旨。所以不明也。

林放問見八佾篇  
天下之本見孟  
子離婁篇  
德者本也見大  
學

本始也。林放問禮之本。天下之本國也。國之本。家也。家之本身也。德者本也。財者末也。皆謂所始。古言為爾。古之言。皆主行之故也。後世體用之說。興以體為本。以用為末。以理為本。以事為末。皆主所見故也。莊周內聖外王之說哉。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古**包氏曰。巧言好其言語。令色善其顏色。皆欲令人說之。少能有仁也。  
**新**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聖人詞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  
**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  
**古義**巧好令善也。鮮少也。言好其言語善其顏色。致飾於外。則是偽焉耳。何仁之有。孔門之教。以仁

為學問之宗旨。而平生受用。莫不從事於此。故不言道。不言德。或以仁命之。如此章是也。蓋德以仁為主。而仁以誠為本。剛毅木訥。質乎外。而實乎內。故曰近巧言令色。似乎外。而偽乎內。故曰鮮其辨。誠偽於幾微之間。至嚴矣。

**徵**巧言之人。必以令色行之。故或止曰巧言。如巧

言亂德。巧言如簧。是也。書曰。巧言令色。孔壬。司馬遷作史記。改作巧言善色。佞人。佞人即巧言。故知令色帶說也。世人貴佞。故或曰雍也。仁而不佞。以惜之。故必求佞而仁者。以為成人。孔子斷之曰。巧言令色。鮮矣。仁。見仁者之必不佞也。鮮矣。仁。猶言鮮乎仁。仁者何以不佞。學詩以善其言辭。學禮以

亂德見衛靈公篇  
如簧見詩小雅  
巧言見臯陶謨  
史記改作見夏  
本記  
雍也仁而不佞  
見公冶長篇



善其威儀。皆所以養德也。苟不務成德於我。唯言色之美是求。則徒為悅人之歸。蓋天命我為天子。為諸侯。是任天下國家者也。為大夫為士。亦共天職者也。學而成德。曰君子。謂成安民長國家之德。故君子畏天至嚴也。仁以為己任。至重也。其心在安國家。至大也。志於仁者。豈遑及言色之末哉。是其所志大故也。不畏天。不任重。其志不在安民。則所務不出於言辭容色之間焉。其所就不過於悅人自私焉。甚者。廼至於以亂國家焉。所志小故也。朱註。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若無不

孟子內外辨告子篇

孟子本心見告子篇

可者。然以內外言之。其禍昉於孟子好辨。而極於宋儒不可從矣。又曰。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亦其心學之說耳。且心豈有本末。亦其迷悟之說耳。孟子有本心之文。乃謂初心耳。又曰。聖人詞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聖人豈必不言無乎。鮮者少。其人之謂也。天下之大。氣質萬品。豈可以吾一人之見而必其無也乎。故曰鮮。朱子意。廼謂其人無仁焉。殊不知古書多曰不仁。未仁耳。未聞無仁也。蓋仁者成德之名。不可以有無言矣。其或曰無仁者。以國與世言之。無仁人之謂也。又或有以巧

巧言令色為質。肩詭笑之徒見

大全問朱子說  
帝之所畏據書  
畢陶謨

曾子

曾子

十一

言令色為脅肩諂笑之徒者。是豈帝之所畏乎。按  
皇侃本矣下有有。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  
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西**馬融曰弟子曾參言凡所傳

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

**新**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與盡己之謂忠以實

之謂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曾子以此

三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

如此可謂得為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

信為傳習之本也○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

諸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

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

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

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

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古義**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與三省如三復三

令之類丁寧及復而省其身也凡三省在句首者

為三次之義如三復白圭三以天下讓是也在句

尾者為數目之字如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君子之

道者三不習乎言凡所傳授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妄

傳乎此曾子於此三者常無怠於心又每日三

次竦動興起自省其身若此蓋斯三者皆為人

苟之事曾子以此自省其身則古人所以脩身者

見壽

集覽卷之二

十一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章意若出一轍則知此章蓋出於其晚年而非初  
年之言也然則曾子一生之學謂此章盡之可矣  
先儒惜其嘉言善行不盡傳  
於世者亦非深知論語者也

**徵**吾日三省吾身。荀子三作參而無三者之目。或  
曰參而察之未穩。三去聲為是。朱子曰。以此三者  
日省其身。可謂不知古言。然其說本於程子。訾邢  
七。此自一時惡其效顰。豈可為據乎。忠者懇到周  
悉。無所不盡也。信者行不爽言。若合符節也。朱子  
盡已以實之解。殊為未暢。觀於下文以忠信為傳  
習之本。則惡其義之淺。故為此艱深之言也。殊不  
知曾子止以為人謀與朋友交者言之。初非如宋

荀子勸學篇曰  
君子博學而日  
參省乎已則知  
明而行無過矣  
揚註曰參三也  
曾子曰吾日三  
省吾身  
伊洛淵源錄載  
邢七自言一日  
三點檢伯淳曰  
可哀也哉其餘  
時勾當甚事益  
傲三省之說錯  
了可見不曾用  
功

曾子守約孟子  
公孫丑篇

儒心學務深者比也。蓋先王之道安天下之道也。  
然登高必自卑。行遠必自邇。故君子依中庸。中庸  
者孝弟忠信之謂也。皆存乎接人之間。孔門之教  
為爾。又謂之依於仁。曾子守約出孟子。廼以曾子  
之勇比諸黜舍。豈以繁其生平乎。如戴記曾子問。  
則謂之何。可謂牽強。又如傳不習乎。何晏曰。言凡  
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邢昺曰。傳惡穿  
鑿為得之。朱子曰。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  
是解傳如學。大氏傳可屬之師。而不可屬之弟子  
也。為人謀與朋友言。皆以我言之。傳獨不屬我可

乎。仁齋先生駁之為當。按皇侃本交下有言。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馬融曰道謂為之政教司馬法六尺為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出車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崎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包氏曰道治也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為井井十為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馬融依周禮包氏依王制孟子義疑故兩存焉包氏曰為國者舉事必敬慎與民必誠信包氏曰節用不奢侈國以民為本故愛養之包氏曰作事使民必以其時不妨奪農務也道治也千乘諸侯之謂也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時謂農隙之時言治國之要在於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程氏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

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揚氏曰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為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為主愚謂五者反復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

古義包氏曰道治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敬事而信者敬慎民事而信以接下也人通臣民而言時謂農隙之時言治國之要本在於所存而非專任政事也治千乘之國其事固難而其功最大矣然以此為本則亦無難治者即孟子所謂事在易之意○揚氏曰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

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不及為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

**徵**道千乘之國諸先生之解可謂善言治國之道者已然孔子何以謂千乘之國且道字皇侃本作導馬融曰謂為之政教也包咸曰道治也皆非正解特以解導耳且古曰導之以德豈此數事而謂之導乎竊疑此必脫簡道如道宋衛之間之道蓋天子巡狩必道千乘之國小國苦供億也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皆道千乘之國之事也使民以時蓋謂使治道路也不然治國愛民為先何置諸後也宋儒以理言之莫不可言者粲然可

道宋衛之間未考

觀苟不求諸辭亦鑿矣耳

萬乘千乘百乘古言也謂天子為萬乘諸侯為千乘大夫為百乘語其富也語其富者侈其辭如千金之子孰能計其囊中之藏適千而言之乎故古來註家布算求合其數可謂不解事子雲已如以王畿千里出萬乘求之必方百里者十而出千乘是方三百一十六里之國也由此而求之必方百里而後出百乘安有方百里而為大夫者乎又以方百里出千乘為準則方三十一里有畸出百乘以方百里之國而有大夫若是能堪尾大之患乎

故斤斤求合其數皆不通之論也

敬皆本於敬天敬鬼神其無所敬而敬者未之有

也朱子創敬工夫是無所敬而敬者也自謂無為

以余觀之亦病耳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

有餘力則以學文

古馬融曰文者古之遺文

謂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廣也衆謂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也程子曰為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脩其職而先文非為己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未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洪氏曰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

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

失之於野而已

古義汎廣也衆謂衆人言廣愛衆人無所憎嫉也仁謂仁者言親近有德之人也餘力猶言閒暇以

用也謂用閒暇也文者先王之遺文言孝弟謹信汎愛而親仁則修身之本立矣而其有餘力則亦

考遺文以驗其所行之得失也此言學問當慎其初也孝弟者人倫之本謹信者力行之要汎愛親

仁者成德之基餘力學文者亦就有道而正焉之意言在為弟子時果能如此則學自正德自修而

終身之業得矣論曰凡學須慎其初所入一差必貽終身之害後世學者不知以德行為主而專以

學文為事故卒也必為異端俗儒之流蓋古者以德行為學問故學問既成而道德自立見聞益

廣而躬行益篤矣後世以德行為副其意故每有文

學問故既學矣而又脩德行以副其意故每有文於記誦文詞而止者矣其初之不可不慎也如此

取諸易見文言

微謹而信。謹者慎其言行不敢苟也。信者行如其言也。朱子分配言行。蓋取諸易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可謂強矣。孝弟者弟子之道也。謹信者持身也。愛衆親仁者接人也。三者日用之常也。餘力學文以求進德也。朱註謂德行本也。文藝末也。又曰。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夫文謂詩書禮樂之文。先王之教也。不學此。則雖有上數者。未免為鄉人矣。何以能成君子之德哉。豈得謂之末也乎。何唯考成法識事理乎。後世諸先

有事弟子服其勞為政篇

生皆不知學問之道悲哉

仁齋先生解弟子入則孝曰。此言學問慎其初也。蓋據弟子字言之。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先生弟子。古未有若是拘拘者也。夫子本言為人子弟者之事。而仁齋忽生一見。乃謂宗門之別也。以為弟子入門初受教。孔子先以此教之。陋哉。且孔子時豈有宗門也。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古孔安國曰。子夏弟子卜商也。言以好色之心好賢則善。孔安國曰。盡忠節不愛其身。

新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賢人之賢而易其好  
 色之心好善有誠也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  
 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  
 求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  
 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為未嘗為學我必謂  
 之己學也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  
 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為道何以加此子  
 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  
 知矣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本吳氏曰子夏  
 之言其意善矣然詞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  
 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  
 夫子之言然後為無弊也  
 古義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賢人之賢而易  
 顏色言好善之有誠也致猶委也致其身謂不有  
 其身也子夏言學者求如是而已苟有如是之人  
 雖或未嘗為學我必謂之既學道之人矣游氏  
 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如是四者則於人  
 倫厚矣學之為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  
 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愚謂子夏得  
 親炙於聖人而篤信深守焉則固當真得聖人之

君子人與君子人  
也秦伯篇

皇侃義疏一通  
 云上賢字猶尊  
 重也下賢字謂  
 賢人也言若欲  
 尊重賢人則當  
 改易其平常之  
 色更起莊敬之  
 容也

意而今其言如此則聖門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學  
 者能得子夏之意而後可以讀書不然則雖文學  
 可觀而與未學之  
 人同可不察乎  
 敬賢賢易色章如曾子君子人與君子人也意子  
 夏設此以教人也若有人能此數者其人或自謙  
 曰未學我必謂之已學之人也必者懸斷之辭以  
 他邦他邑之人未諳其生平言之賢賢易好色之  
 心何從而得好字乎變易顏色好賢之誠形於外  
 也甚為穩當能致其身謂致身其職也凡曰致者  
 皆謂使之至也如致敬致哀致知致中和謂吾有  
 所使之而敬哀之心中和之氣自然來至焉真知



自然生焉。如致命。致廩餼。謂送之而使至于彼也。皆使之至也。故納身其職。視官如家。是之謂致身。大氏人之在職。雖奉行其事。而身不任之。如秦人視越人肥瘠。如坐岸上捕魚。是其身猶在此。而不至于彼。官與我不相干。安得謂之忠乎。故君子之事君。必納身其職。而後為忠。故以致身言之。孔安國曰。不愛其身。愛猶惜也。辟諸愛惜物。不肯放手。置于地。亦謂不納身其職也。朱註。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似而非矣。古曰。委質為臣。委奠也。質。贄也。謂仕者之奠贄也。朱子不知之。又誤。

先進篇曰。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禮記內則曰。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左傳襄二十六年。曰。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晉語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文選。桓元子薦。黜元彥表曰。以敦在三之節。禮記表記曰。事

讀孔註。乃謂委身其君。而不以為己有。是妾婦之道也。果其言之是乎。所謂不可則已。奉身以退者。既委之。而復奪之。豈可乎。世衰而道不明。君以是為忠。臣以是為忠。以陷於妾婦之節。豈不陋乎。後世君子。多以身死其難。為臣子第一義。故有是說。然是匹夫慷慨所能。豈難事哉。且在三之節。豈唯於君哉。傳唯表記有獻身之文。身乃質誤。自獻其贄。以成其信。豈不穩協哉。或引元首股肱一體之義。然究獻身之說。妾婦唯命。奴僕唯命。豈望其為股肱哉。字義不明。有戾於大義焉。學者察諸。朱註

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受祿不誣其受罪益寡

至矣。然以為務本則非矣。蓋學以成德。學而不能成其德者衆。故子夏云爾。亦與上章其義互相發。葺錄者之意也。吳氏廢學之弊。刻哉。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

己者。過則勿憚改。

古孔安國曰固蔽也。一曰言人不能敦重。既無威嚴。學又不能堅固。識其義。理鄭玄曰主親也。憚難也。

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人必以是為主焉。○程子曰人道唯在忠信不誠則無

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無田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已則無益而有損。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程子曰君子自脩之道當如是也。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為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為主。而以勝己者輔之。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

古義重厚重威嚴言君子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民不敬。夫子多為當時賢士大夫說。故凡稱君子者大類指在位之人而言。孔氏曰固蔽也。言君子亦當為學以致其道。不然則有蔽固不通之病。主者對賓之稱。忠信學問之本。故學必以忠信為主。朱氏曰無毋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此章一句各是一事。皆切要之言也。凡論語諸章有直記一時之言者。有併錄異日之語者。有綴輯

數言以為一章者如此章是也蓋孔門諸子綴輯夫子平生格言以作一章自相傳授之也後之學者亦當自佩服焉論曰主忠信孔門學問之定法苟不主忠信則外似而內實偽言是而心反非難與並為仁者有矣色取仁行違者有矣後儒徒知持敬而不以主忠信為要亦獨何哉

**徵**君子不重則不威舊註敦重也敦重者性也豈可強乎蓋祀與戎國之大事其它諸大禮重事也君子奉天道以行之建旌旗以象日月設百官有司以象星辰明等威以象天地不重謂非重事也君子愷悌以為德故凡非重事不設威嚴唐虞君臣俞咈於一堂之上孔門師弟親若父子皆古之道也後世此義不明天地否上下隔而仁不明職

博學無方禮記內則

固哉高叟孟子告子篇

主司城貞子孔子世家

答子張主忠信顏淵篇

易忠信見禮之言本見禮器

此之由焉學則不固傳曰博學無方孔子無常師謂不固守一師之說也固哉高叟之為詩亦謂此也舊註不堅固非古言也仁齋先生謂學問之效令人不固陋是其視學太淺矣大非孔子之意也主忠信鄭玄曰主親也是其意如主司城貞子家之主游學他邦所主之家必忠信之人所主之人最親故訓親也然如答子張主忠信徒義崇德也正與此章相發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乃徒義之事也又易忠信所以進德也又禮記曰禮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皆主忠信意蓋學者學先

主文諷諫見詩大序

王之道也。先王之道。治天下之道也。故其道廣大而高明而精微。苟不主忠信。則必流於虛夸。故學問之道。必主忠信而成德於己焉。古之道也。主如主文諷諫之主。辟諸主賓。有主而後賓至焉。忠信而後所學可成焉。忠信乃為人謀而忠與朋友言而信之謂也。不必從程朱諸先生深其義可也。何則。先王之道。治天下之道也。故學之必在接人之間焉。其於接人之間。苟能操心如此。則所學自然成於己矣。是聖人之教之術也。後人莫有深長之思。則不識聖人之教之術。故嫌夫為人謀之忠與

不誠無物中庸出入無時孟子告子篇

禮記經解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朋友言之信淺乎。乃務深其解。是不知道者也。如引不誠無物出入無時。皆坐是病也。此章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是一類。主忠信以下。是一類。孔子多誦古言以誨門人。或並引以相發。或專誦以獨行。此章之半見它篇。而朱子以為逸其半。仁齋先生疑其言不類。以為非一時之言。皆不知孔子誦古言故也。屬辭比事。豈唯春秋哉。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古** 孔安國曰慎終者喪盡其哀追遠者祭盡其敬君能行此二者民化其德皆歸於厚也  
**新** 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忽

也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為則已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也

古義慎終而不忽者用慮之周也慕遠而不遺者好善之厚也上之所好如此則下民化之而無所不厚也世之不知道者必速目前之近効而忽於慎終習未俗之苟簡而遺於追遠如此者其所以自修者既薄矣何以能化其民使之歸厚邪然則其為國亦可知也

**徵**慎終追遠曾子語所以制禮之意也先王制喪祭之禮而慎終追遠是其意為民之情歸厚故也民德如君子之德小人之德歸厚如歸仁先王之禮為安民而設故爾朱註歸字不穩仁齋先生以謂不啻喪祭凡事皆當慎終追遠其說本於皇侃

君子之德小人  
之德顏淵篇歸  
仁同

皇侃義疏一通  
云靡不有初鮮

克有終終宜慎  
也久遠之事錄  
而不忘是追遠  
也

一通勃窣理窟甚於朱子矣夫慎終追遠孔安國既以為喪祭之事古來所傳豈容盡廢乎大氏後儒不知先王之道以論語章章皆修身方法所以失之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古鄭玄曰子禽弟子陳亢也子貢弟子姓端木名賜亢怪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其國政求而得之抑抑人君自願與之為治鄭玄曰言夫人行此五德而得之與人求之異明人君自與之  
或曰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抑反語辭溫和厚也

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五者夫子之盛德先輝接於人者也其諸語辭也人他人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勉學也○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人興起而於親炙之者乎張敬夫曰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嘗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形而樂告之者象彞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

**古義**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弟子今據此章及後篇問子貢章為子貢弟子為是抑語辭子禽見夫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其政而怪其感應之速故問若此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致敬也儉無飾也讓謙遜也皆不自高之意其諸語辭也言溫良恭儉讓皆與抗類

盛容以待人者相反夫子雖不有意取人之信然盛德之至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此夫子之所求也非若他人之求而後得也自為高尚者人欲其道之高務為矜飾者人疑其德之盛天下之通患也若溫良恭儉讓五者皆和順易直謙已自身不足以起人之瞻仰夫子雖以此存心然盛德之至愈抑愈揚愈謙愈光不意取人而人自感之此謂不求之求也嘗告子張曰質直好義處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又曰我待賈者也子貢知此故曰溫良恭儉讓以得之若子貢可謂善觀聖人者矣學者所當潛心而勉學也

**徵**溫良恭儉讓朱註良易直也大失字義是其意以五德接人之威儀也故不得其解見傳有易直子諒之心子諒即慈良而妄割二字以解之殊不知如股肱良哉良相良馬良工良醫三良皆以材

易直子諒見禮記樂記  
股肱良哉益稷三良左傳及黃

鳥序餘多雜見諸書

漢書叙傳

集賢卷之一

二十九

良言之。良豈有易直之義乎。溫其容也。良其材也。恭其處已也。儉其制用也。讓其接人之際也。豈可謂之威儀乎哉。蔡邕石經抑作意。蓋古字通用。漢書隗囂曰。抑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是亦意作抑。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曰。孔安國曰。父在。子不得自專。故觀其志而已。父沒。乃觀其行。孔安國曰。孝子在喪。哀慕猶若父存。無所改於父之道。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

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為孝矣。○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所以未改者。耳。古語曰。志曰行。皆以善而言。道者。指其良法而言。父在。則唯觀其志于善而已。父沒。然後其行之善。可觀也。所志所行。既善。則可謂孝矣。然父沒。三年之間。乃改作之時。於是善奉其道。永久無替焉。則為能盡其孝也。夫孝者。以立身行道。不失令名。為本。以繼志述事。不墜先業。為盡。故其志行不善。則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況父沒之後。自狗已。意改其良法。則實不孝之甚矣。嘗論孟莊子之孝。曰。其不改父之政與。父之臣。是為難能焉。即此之謂也。或曰。若父之政。善則終身守之。可也。曰。三年無改者。何也。且為人之父者。難保其必皆善。如何。曰。人之父。固有良有不良。其不良者。蓋道而不論。夫子特就其良者而言之。凡中人以上。各隨其人。而不能無良法。故為之子者。雖微善。不可以不奉。

規壽期

集賢卷之一

二十九

行焉三年無改者謂永久守之非謂三年之後便可改之也其以三年言者蓋以過三年而後即已之道不可謂父之道也

**徵**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觀人之法也然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則父雖沒猶有未可觀其行者也此上二句蓋古語下二句孔子補其意孔安國曰孝子在喪哀慕猶若父存無所改於父之道漢儒之說多古來相傳者後世三年之喪若有若凶故人不知此章之義種種聚訟尹氏解但論其心烏有聖人但言其心而不言其事者乎游氏解當改而未改者是無改之字所指太窄矣

盜之道見莊子  
朕篋篇  
戎狄之道禮記  
檀弓  
道二孟子離婁  
篇

是道也見子罕篇

仁齋先生解道者指其良法而言如盜之道戎狄之道道二仁與不仁豈必皆善乎蓋道謂所由也雖非先王之道人人亦各有自以為道者是其心自以為善而由之故皆謂之道又有守詩書一言片句以終身者其所為雖有所窒碍亦謂之道如是道也何足以臧是已又曰三年無改者謂永久守之非謂三年之後便改之也以過三年而後即已之道不可謂父之道也勃窣理窟豈孔子時之言哉蓋孔子之意無論善不善三年無改可謂孝矣何者天子諒闇三年百官總已聽於冢宰言猶



不出尚何改之有古之道也後儒所以疑焉者以  
 父有大惡如桀紂所為而子不改之則有害於家  
 國也夫桀紂之惡雖桀紂亦不敢自以為道矣是  
 則也論其它如後世揚墨佛老奉之者自以為道  
 苟有不善改之為是而尚且不改亦可謂之孝矣  
 雖可謂之孝而不可謂之義矣故觀人之道於是  
 乎取其孝也古人之言各有所當者如此後儒言  
 孝則必欲孝備百德若孝必備百德則君子之道  
 一孝而足何煩立友悌忠信仁義勇智種種之目  
 哉且孝之為德甚重焉周官三德至德者德之至

周官三德見地  
 官師氏

莫以尚焉敏德者各隨其材所敏而成焉之二者  
 盡矣又必立所謂孝德者此古聖人之意也其人  
 所為或未盡合於道而苟合於孝德則聖人取之  
 古之道也後儒之不知聖人之道宜其有疑於聖  
 人之言也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  
 有所不行知和而不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固馬融曰人知禮貴和而每事  
 從和不以禮為節亦不可行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  
 迫之意蓋禮之為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  
 其為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為可貴先王之道此其  
 所以為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承上文而言

如此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為貴而一  
 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矣所以  
 流蕩忘返而亦不可行之道也○程子曰禮勝則  
 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禮也○和而不可用則以  
 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不可用則以  
 亦不可行范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  
 和為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  
 若有子可謂違禮樂之本矣愚謂嚴而泰和而節  
 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  
 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  
**古義** 用也禮記作禮之禮以和為貴是也和者無  
 乖戾之謂蓋禮勝則離故行禮必以和為貴有子  
 先借先王之禮以明禮之不可一於和也言若先  
 王之道固雖為美然世自升降時有降汚悉由之  
 而不改焉則有所執指而小行矣此承上文而言  
 禮之不可一于和也言知專貴和而不節之以禮  
 則委靡頹敗亦不可行猶難先王之禮也然小由  
 之無所取舍則有所不行也○和者美德而禮之所  
 貴也故人皆知貴之而不行也○其所弊亦在於此蓋  
 道之所廢必生於所弊所弊必生於所貴能視其

戴記語見儒行篇

禮記

卷之二

三十二

所弊而早反之為難故曰不以禮節之則亦不可  
 行也可謂明且盡矣論曰舊註曰禮之為體雖嚴  
 然其為用必從容而不迫蓋體用之說起於宋儒  
 而聖人之學素無其說何者聖人之道不過倫理  
 網常之間而各就其事實用仁而未嘗澄心省慮  
 求之于未發之先也故所謂仁義禮智亦皆就己  
 發用之而未嘗及其體也○唯佛氏之說外倫理網  
 常而專守一心而亦不能已於人事之應酬故說  
 真諦說假諦自不能不立體用之說唐僧華嚴經  
 疏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是也其說浸淫乎儒中  
 於是理氣體用之說興凡仁義禮智皆有體有用  
 未發為體已發為用遂使聖人之大訓支離決裂  
 為有用無體之言且說體用則體重而用輕體本  
 而用末故人皆不得不捨用而趨體於是無欲虛  
 靜之說盛而孝弟忠信之旨微矣不可不察

**禮**之用和為貴不可中間斷句戴記禮之以和  
 為貴用訓以古書率然仁齋先生引之為是祇識

字不識句。猶之朱子哉。蓋言禮之以和為貴者。先王之道。以禮為美。小事大事。莫不由禮。而非不行故也。有所不行。皇侃邢昺皆屬於上文。不者亦不可行也。亦字為無謂矣。朱子以屬下。昧乎古文辭也。蓋和者和順也。謂和順於事情也。禮之數三千三百。雖繁乎。亦有窮焉。謂有所不周也。且王制曰。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曲禮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

邢昺疏云。和謂樂也。樂主和。同故謂樂為和。

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是禮之所以貴和也。先王之道。禮有威儀。文物。故曰斯為美。小事大事。莫不有禮。故曰小大由之。馬融以來。兼和言之。為不成文矣。邢昺疏以和為樂。程子范氏據以為解。樂固教和。而樂自樂。和自和。烏可混乎。是好言其理。而不知言之失也。禮先王所作。道也。非性亦非德。漢儒宋儒以為性。非也。仁齋先生以為德亦非也。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宋儒既以天理人欲立說。亦能知禮之為先王所作。而欲引之於性。故作是言以彌縫之。其究猶之佛氏法身徧法

界之義耳。禮之為體雖嚴。朱子此言。非專言性之本體。亦指先王制禮。其體本嚴。然其失乃在不識體用之非古言也。燕義曰。和寧禮之用也。此言用禮則國家和寧也。豈體用之用乎。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  
**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曰復猶覆也。義不必信。信非義也。以其言可反覆。故曰近義恭不合禮非禮也。以其能遠恥辱。故曰近禮也。孔安國曰。因親也。言所親不失其親亦可宗敬也。  
禮節文也。因猶依也。宗猶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

言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  
**古語**朱氏曰。信約信也。復踐言也。孔氏曰。宗猶敬也。言信恭雖善。然不合于義。禮則必有其弊。既近于義。禮矣。又因而與人。不失其和。則亦可宗而敬之。非止言可復。遠恥辱而已也。禮義者人之大閑。而百行之所取法也。故大人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之所在。所以信。近於義。然後其言可復也。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憊。所以恭近於禮。然後能遠恥辱也。苟能如此。則固可謂善矣。然硬守堅執。不近人情。則亦未為至也。故因有此質。而亦能與人交。不失其親。則其學問之熟。道德之成。既有所守。而亦能有容。所以亦可宗也。  
**徵**信近於義。恭近於禮。因不失其親。此三言。引古書載古人之德行也。言可復也。遠恥辱也。亦可宗也。此三言。有子釋之。何以知其然。以其辭也。且復

約信曰誓見禮記曲禮

協辱親協宗易象之辭為爾信不必訓約信踐言之謂也朱子所以訓約信者下有言可復也義復不可通故也是朱子以為有子誨人之言故不可通矣且本於約信曰誓約與信殊義可謂牽強已夫學問之道貴當義貴踐禮未聞以近於義近於禮誨人者故朱子以為有子誨人之言者誤矣蓋言其為人能踐言而其所言與先王之義不大相遠有子贊之曰若是乎其言誠可踐焉若或乖先王之義則欲踐之不可得也其為人恭而與先王之禮不大相遠有子贊之曰若是乎必遠恥辱焉

陳書王元規見列傳二十七儒林

若或違先王之禮則反招恥辱也因亦德行之名與信恭同倫孔註因親也按因媼古字通用周禮大司徒六行孝友睦婣任恤鄭註姻親於外親正義此姻對睦施於外親若不對睦亦施於內親故論語云因不失其親喪服傳云與因母同此皆施於內親也是孔註訓親之意已又按陳書王元規傳元規八歲而孤兄弟三人隨母依舅氏往臨海郡時年十二郡土豪劉瑱者資財巨萬以女妻之元規母以其兄弟幼弱欲結強援元規泣請曰姻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苟安異壤輒替非類母感

筆解曰因訓親非也孔失其義觀有若上陳信言凡學必因上禮義二說不失親師之道則可

其言而止。是因分明作姻。可見古註家亦有此說。已。但因為六行之一。鄭註為是不失其親。親族不離也。如失諸侯。失民。失百姓。可見已。宗。如宗子。宗周之宗。言人親外族。則本宗多離。今其為人。能親外族。而本親不離。有子贊之曰。若是乎。亦可以歸而奉之焉。謂親族宗之也。朱子解。因猶依也。宗猶主也。又以不失其可親之人為解。未知何據。可謂鑿矣。仁齋因字之解。本於韓愈筆解。亦鑿。人或知禮為先王之禮。而不知義為先王之義矣。古人處事。必援古義以斷之。傳曰。詩書義之府。是

尊矣。詩書義之府已見。韓曰見原道

其具也。韓退之曰。行而宜之。朱子曰。心之制。事之宜。是皆妄意取諸其臆。而曰是義也。夫人人自取諸其臆。器然以亂先王之道。道之喪。未必不因是言焉。悲哉。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鄭玄曰。學者之志有所不暇。孔安國曰。敏疾也。有道有道德者。正謂問其是非。新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仁行者矣。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揚墨學仁

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

**古義**不求安飽專心致志而汲汲於求道也敏於事者急於行也慎於言者不妄言也又不敢自是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真好學矣此言君子不可不務學也夫好學之益在小人猶為大況在居大位執大事者乎故以好學為君子之美稱今夫不求安飽而慎其言動則固可美也然學最難講而道最易差苟師心自用不就有道之人而正焉則是非取舍無所涇渭殆誤其一生者多矣故必就有道而正而後可謂好學也

**徵**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是君子之行也然必就有道而正焉而後可謂好學也已小人之志在溫飽君子則否所事天職也不可不敏焉一言出而民知其過也不可不慎焉在上之

人當爾學而成長民之德者當爾故曰君子之行也凡孔子所謂學學先王之道也有道謂身有道德也先王之道存焉故就有道而正焉謂之好學也後世不知學宋諸老先生脩身之說勝而先王之道荒遂連上三言為好學之事其意非不美矣如其辭何既曰君子又曰好學豈可一乎又曰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是又不知道者之言也且是何以解有道也有道有德在古書其義自別不可不知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

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固**孔安國曰未足多鄭玄曰樂謂志於道不以貧為憂苦孔安國云能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能自切磋琢磨孔安國曰諸之也子貢知引詩以成孔子義善取類故然之往告之以貧而樂道來答以琢磨

**新**謂卑屈也驕矜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詣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子貢貨殖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為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詩衛風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右

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詣無驕為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之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愚按此章問答其淺深高下固不待辨說而明矣然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亦不可驚於虛遠而不察切己之實病也

**古義**詣佞悅也驕矜肆也子貢以此為至故問以質之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言無詣無驕則固知自守矣然處貧富而無過耳不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之飽德樂道而不自知其貧富之為至也詩衛風淇澳篇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子貢自以無詣無驕為至及聞夫子之言又知學問研究之無窮故引詩以贊之也告往知來謂告之以既往之事則自能知將來之變也詩之妙變化無窮隨取隨有非告往知來者則不能盡詩之情夫子到此始知唯子貢之可與言之也學者適不以貧為憂而後能樂不以富為樂而後能好禮不見其飽德樂道而不知貧富之為貧富也蓋貧



而樂顏子其人也富而好禮周公其人也但貧而樂者即富而能好禮富而好禮者必貧而能樂非有優劣易地皆然論曰詩活物也其言初無定義其義初無定準流通變化千彙萬態挹之而愈不竭叩之而愈無窮高者見之而為之高卑者見之而為之卑上自王公大人下至於田夫賤隸吉凶憂樂悲歡榮辱各莫不因其情而感通唐棣之詩夫子以明道之在乎至近早麓之章子思以示道之察乎上下古人讀詩之法蓋如此若今經生唯見詩之訓詁事實如何便了則詩之旨委地矣

**徵**貧而無諂富而無驕子貢自言為政而使民如此如何孔子答以未若使民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以政刑治民猶足能使民貧而無諂富而無驕矣。至於以禮樂治民而後能使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焉。是治之至者也。故孔子云爾。坊記子云小

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其次章曰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皆以民言之。憲問。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不以稱伯氏而稱管仲。次章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亦道使民之難易。則知此章之義為爾。樂讀如字。上脫一好字。是後儒因有飯蔬食飲水一簞食一瓢飲而遂誤耳。子貢在孔門為高第弟子。若以貧而無諂富而無驕為脩身之至。則豈足以為子貢乎。大氏後世心學盛而忘孔子之道為先王之道。道統之說興而獨尊曾子。輕視諸賢。故其

飯蔬食述而篇一簞食雍也篇

詩大雅詩野葛

入曰其辭附

爾雅之詁見釋  
又曰見釋訓

弟子職曰先生  
既息各就其友  
相切磋各長  
其儀

詩大雅棫樸篇

失有若是者焉。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爾雅之詁。誠不可易矣。然又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大學同之。是自古義。當從此解。而不必拘骨象玉石之分也。管子弟子職曰。相切相磋。孔安國解詩可以群而曰。群居相切磋。是皆謂朋友相問難也。中庸曰。道問學。則道學亦古言。道當去聲。與導同。世儒訓言非矣。蓋朋友相問難。是所以導于學也。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學記曰。相觀而善之謂摩。是琢磨以德行之。故曰自脩。總而言之學也。古之學。禮樂焉耳。子貢引此。

易繫辭  
戴記糸義

而明化民之道在學也。人之於是詩。唯以為學問之事。子貢以為化民之道。所以嘆也。往者。謂其效也。來者。謂其所由來也。貧樂富好禮。自切磋琢磨來。而切磋琢磨。可以往於樂與好禮。後儒皆泥往古來今。殊不知易過此以往。戴記此自大學來者。豈可拘乎。如朱子之說。孔子所已言者。頃刻之間。豈得謂之往哉。理學者流。祇知理。故謂子貢知義理之無窮。而孔子嘆之。豈不淺淺乎哉。且古人之於詩。取義無方。諸子之所皆知也。何唯子貢乎哉。皇侃本。樂下有道。來者下有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

古無

新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已知不知人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為患也

古義

言學者當不患人之不已知已之善而患已不知人之善也蓋非善有於已則亦不能知人之善故君子以為患也晏嬰之賢而不知孔子荀子之學而不知子思孟子甚乎不知人之為患也若鮑叔之知管仲蕭何之知韓信似矣然未也非孔子則不知堯舜之當祖述焉非孟子則不知孔子之聖生民以來未嘗有也斯之謂能知人也難矣哉

**徵**不患人之不已知知命也患不知人仁以為己

任也尹氏曰求在我者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是或若凶害然人我是非宋儒窠窟小哉夫學學先

王之道也學以成德將用諸世而世不我知莫所用之廼負其初志學者之患不亦宜乎祇君子貴知命故不患焉耳苟以在我在人言之則釋迦達磨所能豈孔子之心哉仁以為己任故知人者亦將用之也天或命我以國家不知人則何以用之故知人者將以器使之也器使之道天下無棄材也若以是非邪正言之則惡惡之心勝而天下之人皆有罪矣聖人之道豈若是乎學者察諸皇侃本已知下有也

本已味不首也

人皆言罪矣聖人之能豈徒長乎學而察其  
 也哉以吳非非五言文限限器之山想而天下  
 對映入者惟以器對之也器對之直入下無棄  
 辨伊文也夫也命并及國寒不映入限所及限之  
 泰而論置其于文心器二以爲已其始映入者  
 映命也。不惠器其高以存能在不言之阻辨也  
 用文映其其味志學者之識不亦直乎所映也

論語徵集覽卷之一

終

辨其辨也而直不非映莫也



Handwritten notes and a small seal impression at the bottom left of the page.

